

顯任師曰福岡之祖與舊君有馬氏之先有舊
怨今若往仕國家不幸有變而舊怨再起則當
致微躬於其際於義所不安也固辭不赴新莊
侯桑山一尹欽師之道時登其門侯文武兼資
居仁由義苟同其道則不挾貴而友之遂與師
為水魚交由是侯家士多從學者門人彌眾後
侯有故沒采地於官又無幾捐館師甚戚之且
憾無復談經論兵之友矣川佐本云近松本○宮
本云岡山侯池田

光政與新莊侯為疎屬故信師之德業遂因侯
典師誓著名於錄牒然年高衰病日加不能達
其志極恨知師明石侯松平直明果敢好氣然
之晚書記異聞
折節布衣士天和二年壬戌聞師名聘之親修
書札具述其景慕之意使長臣津田某名關稱
圖書
齋往芝鄉師深感知已乃應而往侯待以客禮
月給五十口俸彦坂筆錄五十作百誤今從原
書及內田家傳說○和清按筆
錄又載異說云明石侯有故色藏禍心好武殊
甚元老驟諫不聽識者嘆云進諫之力不足格
君譬猶以一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上不如以火救
火制權撲滅之乃勸侯聘師有非常之遇師講

兵談及將畧義利之辨能動人侯由是改其心
此事諸書無形迹蓋當時之流言也但以師有
世望假託偽造之則不得載焉因別附厯馬
斟酌其言附諸國外見異說有如此

置諸元老之列參決政務師每引見說文教講
武備正論謹議曲盡匡救之誠侯聽用之其行

事可觀者不為不多宮川本○近松本云師門高弟井上實下臣事明石

侯以故薦師於其君而有非常之聘事實齟齬蓋傳聞之誤也寬政中和清投書於其五世孫

六郎左衛門實侯以質問之實侯答云高祖父實下初仕新莊侯于和州侯家止後由澹師之

薦來仕寡先君遂為播州會備藩舊臣蕃山息人始得詳其實附告後生

遊本姓熊澤名伯繼字了海稱次郎八或助右衛門中江藤樹門人○愚按先哲叢談引備

藩人所紀熊澤子傳云致仕寓京時以蕃山為姓乃男右七承姓蕃山據此則似老改其姓因

附于茲以為來寓明石按蕃山實錄云寬文九原書之證

明石典正文所載年號不同未知其信否又近松本云師在明石時了海來自備藩執弟子禮

以學兵汰尤誤狀蹟蓋入師門者是嘗好王陽同藩元老日置某非了海也故不取

明學以經濟有名當世亦為侯所知出入陪侍

頗見親待既主張其說侯急立功名不揣時勢

而納用之其志在定國是更制度也由是民心

大動斟酌宮川本大意○和清云侯以天和中

善更制度不仍舊貫為之則師憂見於色以事

秘人莫知貞享三年丙寅夏六月母氏有疾師

請曰府下壤地接海暑熱殊甚臣母性怯暑故

每夏必疾願得乞骸骨就涼地以視其疾非所

敢望敢布腹心侯變乎色苦留之曰御姑舍是

寡人宜處置遂令有司選涼地于封內皆以三

木為最因將為師起第于其地師又力辭以狹

鄉僻地醫療不便於是侯知終不可留許其所

請及訣別日為設餞宴矢以不渝其志師感泣

侯亦愴然宴罷賜衣一襲及白金若干兩宮川

田家傳說○佐枝本云師遊播數年以禮衰而

去近松本云侯好武過盛師驟進諫弗從由是

辭太或云去而存微旨猶且庶幾失之不遠而

復於善也和清按諸說不同蓋各以其一端言

之恐未悉事體今熟考之師於本就之際或必

有藹藹赤心不負所學實之天地俯仰無愧者

然沈密不洩當時雖高第門人不得其聞歟是

以難一定矣但官川本所載似得其大旨因姑

吏大畠長重稱官兵衛門○原稿據宮川本綱繆

僑屋以為稅駕之所給月俸如故師苦辭數回

不許居未幾寢疾荏苒不愈四年丁卯三月遂

辭其俸去適城州伏見竹田邑杜門養疾者久

之內田家傳說及宮川本○近松本云師在伏見與藤井懶齋相友一日懶齋談及楠公議

大不合此公以後醍醐帝不用諫豫決死故也師憂其非通論而涉支離論之切至懶齋忽

稱快遂改其持論後載公於其所著國朝諫諍錄以述其忠書附于茲明石侯東

觀過伏見必遣使存問篤志不衰以終師之世

師德與齒邵名望益顯諸侯苟志文武者無不

以師為稱首松山侯久松定直平戶侯松浦鎮

信高智侯山内豐昌德島侯蜂須賀綱矩並悅

其兵學聘招之師皆辭不應宮川後我本

先君正公及紀清溪公亦各有幣召師欲繼

先志往中紀藩然衰病日篤未果佐枝本元祿三

年庚午十一月廿一日餘情作廿三日誤竟没于竹田邑

居年五十六佐枝本近松本祀田碑作五十四宮川本餘情濃州加納圓明院遺蹟碑

作五十七共誤今就內葬伏見東山榮春寺清和

田家質之改正原稿按圖明院所藏寬永中募冊載師及同族姓名

典擅家合同之據此則若有檀緣但本院宗真

言教墳寺宗禪法不能無疑意者必有其故焉

因質之乎院主唯明唯明答以舊記散亡緣由

失證而不詳其果然乎否事涉屬續前三日名

疑似今無奈之何附弘遺憾寺主超天永訣屬以葬儀一依儒禮且遺言門

人藤井理定清稱團平別號象水懶齋次子○和

諍錄所跋少男理定者斷以為象水補而記之

鳩巢文集與遊佐木齋書云懶齋年八十餘有

子名團平卓萃喜兵好說天下之形勢此可以

為補記之證矣先哲叢談不辨理定事徒以象

水作長子者恐誤故不取曰我家不用佛汝所熟知也碑上

只須題識長沼外記宗敬之墓愚按宮川本舉

證云師雖居矮屋必有祠堂安置神主時日盡

敬修祭事死如奉生無懈以終生涯附錄備考

理定與門友謀奉承遺命以經紀後事故無法

號亦無位牌乃其志也近松本官川本○按官

病自知其不起具書其所欲言者以呈之明石

與辭播條相照證上

尾紀二公聞其訃哀慕

因附易簣下使讀者

彌白佐枝本明石侯亦大哭以賻卹其家尋令鏡

隊長田山重好稱七郎左衛門奉師母氏護送諸其外

孫加納侯臣内田孝貞稱元右衛門孝勝子親故見聞

者莫不悲人之云亡也友人懶齋名藏字季廉別號伊蒿子

菽後人初稱真鍋忠庵以醫官久留米侯有故投七辭職入京業儒後移居于其西鄙鳴瀧邑

曰斯人以武著然察其文學與氣象渾然儒士

而無積習之弊世以兵家者流目之誣云川翁

久留米侯日專修城制且暮試土圖其規畫超尋常然人無知之其為懶齋所悼良有故夫

牛込時樂軒名勝登字重忝稱忠左衛門霸

縣十餘年以治績聞○愚家藏時樂軒復老成師書勝登作重良未知其是否載俟後定

有識鑒每稱師為人曰余年踰下壽視人不少

就中知行兼備有應務材者澹齋及向井靈蘭

名元升字以順肥前佐賀人以儒醫名○原稿元升作玄昇佐賀作平安並誤再考先達所記

改從其其人而已谷一齋名松字宜貞稱亦語

其徒曰澹齋學術純粹要之君子人也其為名

輩所重如此和清云宮川翁與貝原益軒交義踰他故雖非其門師易篁後私示

兵要錄而使之作序其序凡數百言盛美師之
 識之卓與業之勤以為本朝未曾有之兵學
 矣文見于自娛集茲不附錄又有陔人福住道
 祐外號存心軒或梅林居士者與師締交學那
 波道圓施名於洛攝貞享丙寅冬跋師之系譜
 云長治丈人者名家也其性篤實好學信道能
 文精武秘韜略於心府藏孫吳於胸中可謂雄
 偉非常名下不虛者矣妮妮稱美寔如貝原福
 住二氏亦有識人之鑒今併考之
 正文為名輩所重者愈益可證焉故鄉黨隣里
 無論僧俗有事之難處者或所交爭者則來請
 師指揮師為之區處事皆辨治大為衆人所倚
 賴如和州上乘院及平安真如堂之訃論亦並

賴師辨治語長不詳其學宗程朱極尊信之然

亦有取捨而無所偏私平素謂門人曰仲邛惕

齋名之欽字敬甫稱七左衛門平安儒士我畏友也學術絲毛善

談玄微但於其所論有不契同或不得不捨焉

如中江名原字惟命稱與右衛門別號藤樹江州儒士蕃山重出二氏專

倡王學與我所宗仰不唯方枘圓鑿也雖然於

其為巴之學我有取焉實學之起自此輩始矣

其於儒士最嘉貝原益軒名篤信字子誠稱久兵衛福岡侯儒臣

告受業者白其所著述有益於後進汝輩須玩

味其書以助學業又評二山時習名義長字伯養稱彌三郎

石州儒士○原稿據斯文源流以所引官川本為誤改作彌次郎義方頃校諸先哲叢談知其

未深考刪曰以正學自任力行過絕人甚異乎

俗儒之撰鳩巢文集答游佐木齋書云至於谷氏二山氏雖未見其人耳聞之熟蓋

操軒揚齋之匪也足下以為篤行君子者得之按師所稱譽者必有所以試而然因引用鳩巢之

言證其不大抵好稱人之善而不好聞人之惡

蓋其至性也其作文章或詠詩歌不好浮華有

時成篇唯真率叙情而已門人中島浮山名義方字

正佐稱負右衛門平安儒士為小野忠常稱次郎右衛門忠明次子世以劍術

仕于所需作其家所傳一刀流記體制奇僻且

多雕飾師見而戒之聞者皆服其餘百事亦復

如此一無輕薄之風文繁不贅其講經傳義理

明辨善使人意易感茲如僧白底歸於儒是也

文繁亦不贅官川本師出妻後不再娶潔居二十

六年故無子門人凡千餘負井上實下稱新助明石侯

家得其道統先沒繼之田山重好重出仁田正武

稱新右衛門土岐光晴稱莊左衛門宮川尚古

稱忍齋福國侯家士○南海翁著兵畧問答云

官川氏雖力學未至許可但有故弘斯道和清

按斯言本出於碎玉翁他無所證蓋玉翁始唱

之海翁附和之歟愚竊怪焉後得早川德榮華

記考之果誤其實佐枝尹重等稱政之進亦皆

故今從筆記所傳津侯家士得其許可教授於諸州松本○按早川華記載

矣享保年間

霸府有廟命求師之遺書賜覽嘉賞士林以為

死有餘榮焉蓋

有廟嘗在紀藩傳聞其德業故也斟酌祀田鳴

呼由師沒而來于今百三十餘年其遺風餘音

日久月遠聞而知之者或不多有若非當今蒐

輯益將泯滅無徵焉因集而成之以貽將來知

我與不知我亦俟後之間知者耳感極而狀

君行狀繕寫係吾鸞臺公子手筆其未完者使龜子茂算補寫。鈔版則成蘆澤貞寧與大脇言求之手是瑣事固不足錄然臣下之勞雖微必錄此公之志也。故牽連而書諸末簡。

福島治所兵曹織田騏拜書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終

右 先師澹齋君行狀集成定本。原稿係文化庚午作。朝修夕削。稿凡五易。初屬稿也。患記事之不備。記事頗集。而患作文之不達。作文漸成。而患器致之不簡暢。與議論之不穩當。余素短于三長。未能濟美。僅狀十之五六。此恨何日而已。或一日倚窓東望。慨然嘆云。信州松本者。師懸弧之地。斯道之淵源也。如於此有